

今日也有它的来路

□ 撰稿 | 薄 荷

“时尚”这个词，暗含一种风行草偃的劲头。风往哪里吹，草向哪里倒，草无法体察风的意图，如同二维平面上的圆点无法理解三维世界。相比之下，“奢侈”就直白一些，专指金钱意义上无谓的花销，贬义也更明显。所以二者并列之时，往往让人先行升起批判之心，联想起商品社会的花招，资本贪婪的阴谋。美剧《新风貌》以风云人物香奈儿和迪奥为主人公——时至今日，这两个名号依然能够作为“时尚”和“奢侈”的代名词——但剧集的重心并不在此，锦衣华服，豪车宝马，都只是吸引眼球的招牌而已。

从大主题上讲，《新风貌》试图探讨战争给人和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。姜夔的名句“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”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二战后人心普遍思定，对安稳乃至繁荣的盼望和希冀像鼓胀的花苞，生气饱满，也就等于吹来了奢侈品世界蓬勃兴盛的熏风。世界要朝着新方向去了，但并不等于旧创伤已然痊愈。社会在对纳粹的愤恨和对和平的憧憬之间撕扯，拖着着既有的残破和疼痛，一瘸一拐跨进努力兴建的新时代。这是《新风貌》的大致背景，人物的故事也在背景的铺垫之下进入倒叙。剧集采用倒叙手法的意图很明显，是希望观众带着影片开头的尖锐问题去看待两位主人公的故事：在沦陷时期，你是否和纳粹合作过？

剧中饰演可可·香奈儿的朱丽叶·比诺什是我童年偶像。小时候从商场里看见她的电影海报，只觉得一定不是真的，世界上哪会有这么好看的人。尽管时光流逝，美人却依然是美人，足慰人心。她的灵动优雅，让人觉得珍珠、花呢、黑白调配色在她身上都无比和谐。贵当然是贵的，但是贵得那样自然。演员的强烈个人魅力，



让我就是更愿意看香奈儿女士这条线，虽然这条线其实有点乏味，像极了一个所托非人的怨女故事。但是剧中的香奈儿女士，既世故又天真，既自私自利又含情脉脉，有精明算计的诡诈，也有走投无路的凄惶。要美丽，也要实际；是人在穿衣服，不是衣服在穿人。在乱世里也要活下去——不管是张牙舞爪还是胼手胝足地活下去，总归要活下去。她慌张、孟浪，同时异常坚强。

相比之下，剧中的克里斯汀·迪奥先生则算是理想主义的化身。他是温柔的兄长，时刻牵挂着被纳粹捉住关进集中营生死不明的妹妹。他是仁厚的领导，坚持不愿意从同行那里挖角裁缝、模特和设计师。他设计的女装娇艳欲滴，像仙子和梦境，像花叶在低昂。在经历了炮火连天的暴虐摧残之后，那柔嫩而美丽的形象，吻合了人人心里生发出来的那一点点希望。在这个故事里，“时尚”不是被引领和操纵的，而是被总结并呈现出来的。这一点意义，让“趋之若鹜”也有了一丝美丽的价值。

人的记忆之脆弱不实，常常出乎我的意料。以前会觉得所谓“记错了”不过是遮掩，是一望即知、不值得揭穿的谎言。年纪渐长，知道谎言当然存在，只是有时候确实是记忆主动在撒谎，虽然究其根本，还是为了自己目下的生存。我们会合理化当初的轻率和放纵，轻描淡写曾经的私心，夸大客观的影响，把记忆的重心放在种种“不得已”和“无奈何”。深陷危厄之时无从知晓希望究竟在何处，人人各有各路途。“永恒的时尚”好像是矛盾的。也许故事告诉我们的只是，如今在眼花缭乱的明丽橱窗中陈列着的、看似永恒的一切，也都有它们各自的来路。■

